

楔子

丘卡父龍（排灣族語：最高峰的意思，即指座落在台灣東南方的大武山。）像一名英勇的排灣戰士，靜謐地矗立在雲霞籠罩的崇山峻嶺上，威武地俯視廣袤的大地……。

蜿蜒在深壑峽谷中的蓋嶺巴納（族語：巴納是溪流的意思，蓋嶺是溪流的名字，就是現今台灣東部的大竹高溪。）有如一條在拚命掙扎、迴旋的巨蟒，隨著丘卡父龍峻峭的山勢，迤邐地奔向茫茫的太平洋中……。

千百萬年來，這條分隔太麻里、達仁與大武的神祕河流，有如一條無形的巨索，綰繫著沿岸十數處排灣族人的部落！這些管做「大力力格」、「丘卡谷萊」、「土娃巴勒」、「古拉辣武」、「拉里巴」以迄靠近太平洋濱的「多娃竹姑」等等部落，都在人類文明濫觴初期，就已在這裡定居了。

這一條平時溫和友善的溪流，默默地哺育了兩岸的排灣族子民，族人們也一直視她如母親般地尊敬。

然而，每年颱風季來臨的時候，溫柔的母親在風雨的催化下，變成了一頭沒有理智的猛獸，凌厲地撕毀大地，無情地沖走溪流沿岸的片頁岩以及無數的動物或植物。

它挾帶著驚人的氣勢，有如萬馬奔騰般，在狹窄的山谷裡翻滾、激盪、咆哮！

於是，千年古木從岸上被拔下，投入滾滾的激流中，隨著泥漿、巨石、木材以及動物的屍體，向浩瀚的太平洋沖瀉而去。

野獸們驚慌地奔逃樹林裡，飛鳥也躲進了搖擺的森林中，無助地顫抖、哀鳴……。

La chimas nowa Adawu, malowaga vunali!

太陽神啊！停止颱風呀！

La chimas nowa Adawu La, masalowalavachamen!

太陽神啊！我們非常感激祢呀！

La chimas nowa Adawu La, pakegawugavi yaniya kepakoligan!

太陽神啊！請祢接受我們的最虔誠的禮拜吧！

……

族人們聚集在石砌的祭台前，虔誠地跪向太陽神像，祈求偉大的神明原諒他們所犯的戒律！

La chimas nowa Adawu La, masalowalavachamen!

太陽神啊！我們非常感謝祢！

……

強風依舊肆虐，雨勢像鋒利的番刀一樣橫掃大地，人們在恐怖的陰影中顫抖……

——ma—ei—na—chap!

突然，一聲淒厲的哭叫劃破長空，迅速地瀰漫整個方場！

那句話，是一句令人毛骨悚然，卻又使人振奮的「出草殺

人」！

於是，人們在頃刻間變成了突然聞到血腥的吸血蟲一樣，情緒高漲，異口同聲地高聲喊叫！

——麻—依—那—炸—迫！

——麻—依—那—炸—迫！

——麻—依—那—炸—迫！

——麻—依—那—炸—迫！

——麻—依—那—炸—迫！

……

漸漸地，人們的吼叫聲隨著節拍越來越急促！加上咚、咚、咚的戰鼓聲，使整個山谷淹沒在吵鬧的聲浪中！

族人開始痛哭流涕，一個個爬伏在巨石雕刻的太陽神像前，強烈地訴說他們內心的感受。壓抑已久的那種殺人祭神的情緒，此時此刻，隨著人們亢奮的叫嘯，又重新被點燃了。

……

當然，仁慈的太陽神是不准許族人們發生殺人祭神的事！只不過，既然人們有過這樣的祈禱，既然族人們有過殺人祭神的前例，既然族人的後代子孫有傳承的想法，既然……

自然，殺人祭神的事也就時有所聞了。

這條桀驁不馴的河流，就是如此亦敵亦友地陪伴了兩岸排灣族人好幾千年！數千年的教訓與經驗，人們開始懂得尊敬自然，更學會了如何與大自然和平相處的道理。

這些崇拜啊達喔刺麻斯（族語：太陽神）、百步蛇和死亡的

強悍民族，自從十六世紀被荷蘭人從富饒的台灣西部平原趕到荒涼的東部山區以後，他們漁獵生涯依舊，只是再也看不到那片廣袤的草原了。他們被迫在狹窄的山谷裡生活，艱難地努力適應大自然嚴苛的考驗。

他們曾經愚蠢地拒絕了大明帝國與清朝兩代官府的安撫，卻屈辱地低首於日本人的淫威下，嘗盡了被異族奴役的悲慘歲月……。

然而，啊達喔刺麻斯的子民是從來不屈服的！

排灣族人的性格就像丘卡父龍山一樣的粗獷與倔強！

他們反抗日本人的情緒，就像大竹高溪湍湍奔瀉的流水一樣，日日夜夜，永不休止！

……！

……！